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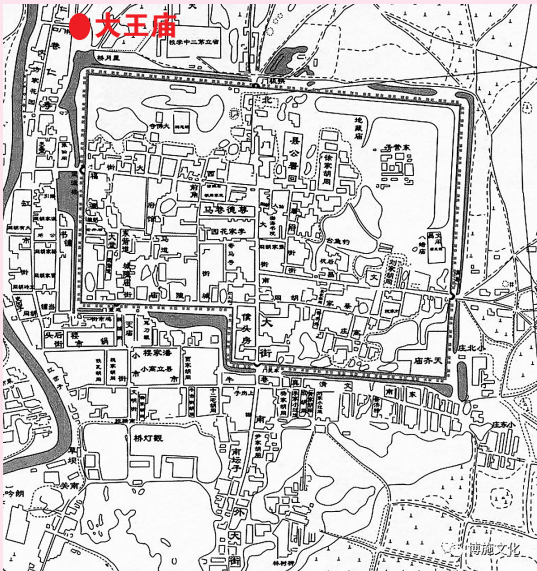
大运河



运河记忆

大王庙的漕运记忆

■寇金星



大王庙的位置

晨光中的大运河泛着粼粼波光,就像一条穿越时空的缎带,将千百年的沧州市井烟火轻轻串起。在这座因漕运而兴的城市里,大王庙曾经与码头的喧嚣、盐场的繁忙交织成一幅生动的民俗画卷。大王庙里供奉的是漕运主神谢绪,漕运落寞后,大王庙也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,后留有大王庙胡同。明清时期,大运河及黄河沿岸广泛修建“大王庙”。几百年前,这或许是扎根于运河生活最独特的一种漕运信仰。

壹 街巷深处:运河滋养的市井百态

沧州老城西北的大运河东岸,新华桥至永济桥(旧称北环桥、北吊桥)之间,曾经静卧着一片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街区——四合街。四合街不是一条街的名字,是由盐场、小街子、麻姑祠(古称里仁巷)、建华街(古称仁寿巷)四条街道合并

而成的街区。

街区属沧州古城严崇坊,它的北部是元明清盐场所在地,人烟稠密,街道绵长,“每遇掣盐,人如蚁聚”。

此地庙宇众多,《沧州志》《沧县志》记载,自北向南有千佛庵、小圣

庙、水月寺、下堂、土地祠、白衣庙、麻姑祠、真武庙、四大王庙、火神庙、张仙阁、娘娘庙、梅公祠等。后来,这些庙宇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,但它们的名字却留了下来,如水月寺大街、麻姑祠胡同、大王庙胡同、真武庙街区等。

贰 大王庙:漕运文化的信仰

大王庙胡同在神门口胡同以南130米,曾经是一条70多米长的东西向胡同。大王庙就建在胡同东头河岸的高地上。

这座庙宇的兴建与运河漕运息息相关。古时此地盐场兴盛,聚集了大量依靠漕运为生的船夫、纤夫和脚夫。为祈求航运平安,人们在此修建了大王庙,供奉漕运保护神“金龙四大王谢绪”。

谢绪(1250—1276年)是南宋末年的抗元义士,后成为明清官方与民间共同崇奉的漕运与黄河水神。谢绪本是南宋钱塘县北孝女里(今浙江杭州良渚镇安溪)人,性格刚毅,隐居金龙山(今安溪

下溪湾)望云亭。他躬耕读书,拒绝出仕。元军攻陷临安后,他悲愤投苕溪自尽,以死明志。其遗体逆流而上,被百姓视为神迹,认为他已“位列仙班”。

元末明初,传说谢绪在徐州吕梁洪显灵,助明军击败元军。据说,他驱使黄河水倒流,淹没元军船队。朱元璋感念其功,敕封他为“护国济运黄河之神”,立庙祭祀。

随着明代漕运兴盛,谢绪被奉为漕运主神。隆庆年间(1572年),明穆宗正式封其为“金龙四大王”。

四大王庙并非庙中供奉了四个大王,

而是谢绪在兄弟中排行第四。常化身为金色小蛇或隐居金龙山而得名“金龙”。

明清时期,大运河及黄河沿岸广泛修建“大王庙”,主祀谢绪,沧州古城的大王庙即修建于明朝。人们将谢绪奉为“漕运之神”,祈求其护佑南北漕运畅通,保障粮船平安。又因为其名字谢绪谐音为“泄蓄”,便奉其为“水利之神”。

大运河漕运繁荣,带动沿河商业发展,商户也将谢绪视为“商业之神”守护财源。部分庙宇将其与其他治水名人(李冰、张居正等)并祀,而谢绪始终位列首位,彰显其核心地位。

叁 文化基因:从漕运之神到城市记忆

对金龙四大王谢绪的信仰是明清漕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反映了民间对水利安全的诉求。其传说融合了忠君爱国、护佑苍生的精神内核,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的独特符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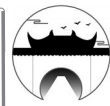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时代变迁,特别是近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革新,大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减弱。运河守护神金龙四大王也渐渐淡出人们视野,消失在历史尘烟中。

如今,站在大王庙胡同口的位置,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独特的市井气息。卖糖葫芦的小贩推车

经过,孩子们在青石板路上追逐嬉戏,老人们坐在门墩上讲述着“金龙四大王”的古老传说。这些生动的市井画面构成了沧州最珍贵的城市记忆。大运河的水依旧川流不息,而属于这座城市的运河故事,也将在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子里继续传颂。

从梁家牌村到亮甲牌村

■赵华英



地名里的 沧州

河间市区曙光路南北两侧坐落着大亮甲牌、小亮甲牌两个村庄。它们原属樊庄乡,后并入瀛州镇,随着城市扩张,逐渐融入河间市区。

《河间县地名资料汇编》记载,大亮甲牌村约于明代正德十年(1515年)建村。相传,明武宗南巡至此,恰逢降雨。雨过天晴后,护卫将士在村中晾晒身上的铠甲。后来,杨氏兄弟在此建村,并树牌纪念,将村名取为亮甲牌。到了清代顺治七年(1650年),杨、李二氏从大亮甲牌村迁出另建新村。因新迁

户数较少,便将新村命名为小亮甲牌。

然而,这一说法并没有找到其他资料可以佐证,应为民间传说。乾隆《河间县志》记载了城东、城北一带的地名,多以“姓氏+家庄”命名,如城东的杨家庄、姜家庄,城北的贾家庄、山张家庄等。这不禁让人推测,“亮甲牌”村最初是否也以姓氏命名?

为解开这一谜团,笔者查询相关资料,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地图——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于1928年5月印行的《顺直地形图之

河间县》。1917年,顺天府与直隶省遭遇洪灾,天津随即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,负责测绘直隶省的河道地形,以制定河道治本计划。这张由该机构留下的地图,成为研究河间地名变迁的重要资料。

在这张地图上,河间城外东北方向标注着一个名为“梁家牌”的村庄。这是否就是“亮甲牌”村的前身?毕竟,“梁家”与“亮甲”发音相近,只是声调有所不同。而且,时至今日,河间辖区内再无与“梁家牌”相近的村庄。在这张地图上,“梁家

牌”村向西,与之处于同一直线上的还有辛庄村。在“辛庄”的东北方向,则是马庄村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辛庄”和“马庄”的村名沿用至今,如今分别为城垣西路街道辛庄社区与马庄社区。

经过对比发现,“梁家牌”村与现今大、小亮甲牌村在河间市的地理位置基本吻合。由此可以推断,距今一百年前,“亮甲牌”村原称“梁家牌”,该村极有可能因梁姓而得名,而非因“明代将士晾晒甲”的传说。

综合以上种种因素,可以得

出结论:“亮甲牌村”最初的村名应为“梁家牌村”。在清末民初,由于社会识字率普遍较低,人们对村名的记忆和称呼主要依赖读音。久而久之,“梁家牌村”便讹传为“亮甲牌村”。然而,在口语中,人们依然延续了“梁”的读音。

亮甲牌村的村名演变,反映了乡土社会口述传统与历史考据之间的深层互动。当古老村落逐渐被钢筋混凝土所覆盖,镌刻在村名中的集体记忆,依然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。